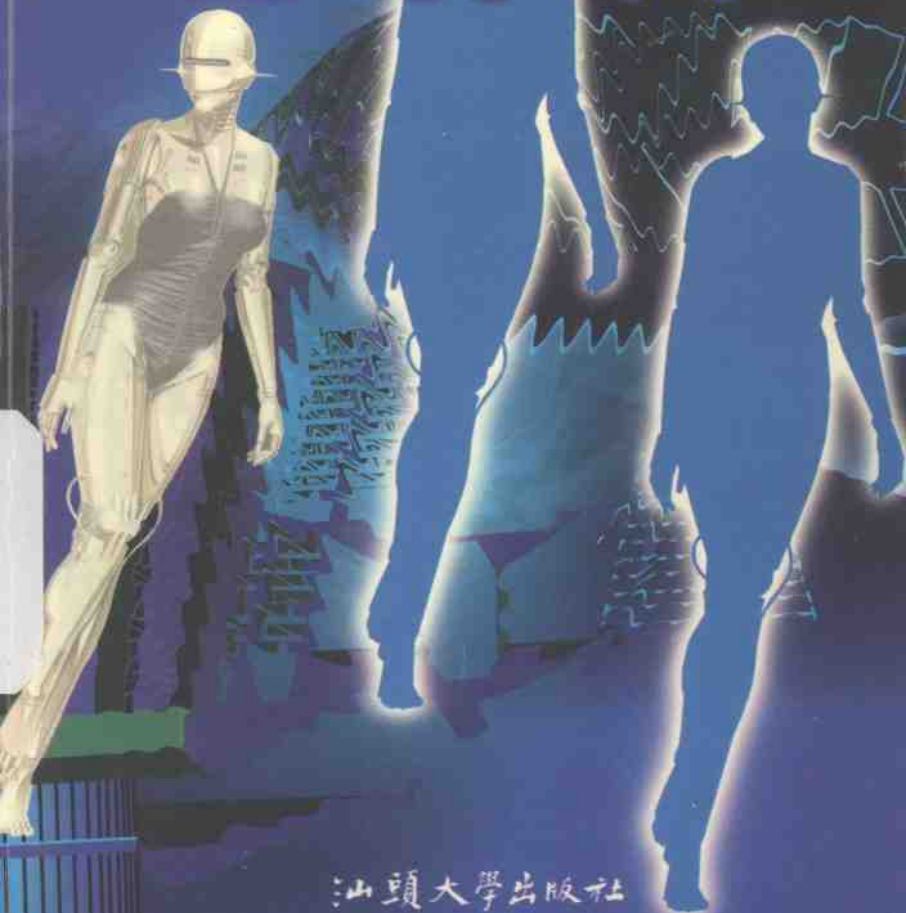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英) 赫·乔·威尔斯
正和 晓青 编译

隐身人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隐身人

(英国)赫·乔·威尔斯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正和 晓青 编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10

ISBN7-81036-273-9/I·51

I.世… II.①正…②晓… III.科幻小说—文学名著
—外国文学 IV.I3

隐身人

(英)赫·乔·威尔斯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电话:(0754)2903126

印刷:汕头春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5 字数:1160千字

版次:1998年第一版

2000年10月第二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定价:76.00元(全十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 言

自人类降临到这个世界以来，人们就借助幻想这一精神活动去了解、去征服这个万千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幻想一旦与科学联姻，其力量、其魅力则更加令人神思飞驰，遐想联翩。在科幻小说这一自由王国中，人们尽可以尽情地去太空览胜，去海底寻觅；可以无畏地去战胜来自外部世界无法抗衡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去排解现实生活中无法抵御的天敌带给人类的无尽烦恼。走进科幻小说的世界，可以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和智慧的熏陶。

科幻小说是那些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想象能力的作家，借助他们的生花妙笔，把奇妙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把人们对无垠太空的神秘向往和对汪洋大海的好奇心理给予了极大的满足，同时，它又激发了人们掌握科学知识的巨大热情。

科幻小说还是人类科学发展史许多成功例证的超前预示。美国航天局 1955 年发布将花费巨资用火箭发射航天器到月球的构想,就是源自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的故事情节;而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曼所驾驶的阿波罗八号和 1869 年凡尔纳笔下的巴比康的火炮抛射体一样,也是从佛罗里达出发,两者重量相同,飞行高度一样,甚至恰恰落在太平洋上离小说所确定的地点 4 公里处。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说明了科幻小说积蓄了丰厚的科学底蕴。

正是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世界科幻名著精华》。本套书共分 10 册,荟集了两百多年来优秀科幻小说 18 部,约计 100 多万字。每册均插有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喜爱的卡通图数张,图文并茂,更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加深对科幻小说的直观理解。所搜集的 18 部小说中既有人们所熟知的、被人们盛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凡尔纳的优秀作品,又有和凡尔纳比肩而立的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轰动性作品。相信读者能在这有限的读物中领略科幻小说中神奇的想象才能和缜密的科学推论,更相信读者在掩卷之余会萌发出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倘能如此,则我们心慰矣!

编者

目 录

| | |
|----|-------------------|
| 1 | 隐身人 (英)赫·乔·威尔斯 |
| 3 | 古怪的陌生人 |
| 9 | 一千零一个瓶子 |
| 12 | 卡斯先生访问陌生人 |
| 15 | 牧师家失窃 |
| 16 | 家具发疯了 |
| 19 |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
| 25 | 托马斯·马弗尔先生 |
| 30 | 马弗尔先生对叶宾的访问 |
| 34 | 大发脾气 |
| 38 | 在斯多港 |
| 42 | “快乐的板球手”旅店 |
| 46 | 肯普医生的客人 |
| 55 | 一些基本原理 |
| 59 | 波特兰大街的房子 |
| 67 | 在百货公司 |

| | |
|-----|---------------------------|
| 72 | 在德罗利小巷 |
| 75 | 失败的计划 |
| 79 | 追捕 |
| 81 | 包围肯普住宅 |
| 92 | 作法自毙 |
| 99 | 人的复制 (美)D·M·罗维克 |
| 101 | 莫克斯 |
| 106 | 约定 |
| 112 | 梦中的孪生兄弟 |
| 120 | 神秘的门诊所 |
| 126 | 寻找代理母亲 |
| 135 | 玛丽医生 |
| 143 | “儿子”的未来 |
| 148 | “麻雀”和“安娜贝拉” |
| 155 | 筹备试验 |
| 164 | 妊娠和分娩 |
| 177 | 婴儿诞生了 |

隐 身 人

(英国)赫·乔·威尔斯

古怪的陌生人

二月初一这个寒冷的日子里，一个陌生人，冒着刺骨寒风和漫天大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走来。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他喊道“给我开一个房间！”然后跟着霍尔太太走进她的客厅去讲价钱。

霍尔太太生上炉火，让他留在那儿，自己就亲手去为他做饭。可是她惊奇地看到，她的客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她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

他双手戴着手套，十指交叉，倒垂在身后，似乎陷入了沉思冥想之中。她注意到，他肩上的残雪化成水珠，滴在她的地毯上。

“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里去烘一烘？”她说。

“不用。”他说着，并不转过身来，只把头转过来，朝后看着她，“我喜欢这样穿戴着。”他加重了语气。

“好吧，先生，”她说，“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屋里很快就暖和了。”

他不回答，又把脸转了过去。霍尔太太觉得，她友好的谈话有点不合时宜，就匆匆地把另外一些餐具摆到桌上，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当她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像一座石像似的站在那里，驼着背，领子翻起，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他的脸和耳朵完全遮住了。她把一盘煎蛋和咸肉故意重重地放下，然后大声喊道：

“你的饭准备好了，先生。”

“谢谢你。”他几乎同时说道，可是在她离开屋子之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来，迫不及待地走近桌子。

当她从酒吧间后面走进厨房时，她听到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着，喀嚓、喀嚓、喀嚓，是一把汤勺在盘子里迅速搅拌的声音。

她重重地敲了一下门，就很快地走了进去。这时来客很快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打桌子后边一晃，就不见，好像他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这时才看到他已脱下了外套和帽子，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这有使炉围生锈的危险。于是她毅然朝这些东西走过去。“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拿去烘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道。

“把帽子留下。”她的客人用一种发闷的嗓音说道。她转过身来，见他已抬起头来，坐在那儿注视着她。

好一阵子，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他用一块白布——他自己带来的一块餐巾——掩着嘴和下巴，这就是他的嗓音发闷的缘故。可是使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额头都被一条白绷带缠满了，另一条绷带遮住了他的两只耳朵。除了尖尖的桃红鼻子以外，他的脸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鼻子还是跟先前一样鲜红而发亮。他身穿一件深棕色的天鹅绒短上衣，黑色的亚麻布的高衬领翻到脖子周围。浓密的黑发拚命从打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钻出来，形成奇形怪状的尾巴和犄角，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来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因



好一阵子，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而在片刻之间，她都吓楞了。

他没有把餐巾拿开，现在她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棕色的手套。他戴着那副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的蓝眼镜在凝视着她。“把帽子留下。”他说。捂在嘴上的白色餐巾，使他讲的话含糊不清。

她从极度震惊之中清醒过来。她把帽子放回到炉旁的椅子上。

“我马上就会把它们烘得干干的，先生。”她说，就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出门的时候，她又向那被绷带裹得白白的脑袋和那没有表情的眼镜盯了一下，那条餐巾依旧遮着他的脸。关门的时候，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满脸充溢着惊诧困惑的表情。“哎呀！”她悄声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厨房。

客人坐在那里，听着她走远的脚步声。在他拿开餐巾之前，还不放心地看了看窗户，然后重新吃起饭来。

“这个可怜的人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就一定做过一次手术还是什么的，”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她加了一点煤，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晾开放上去。“还有眼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更像一个潜水的头盔而不像一个人呢？”她把他的围巾挂在衣架的一角。“老是拿手帕捂着嘴，还捂着说话……或许他的嘴也受过伤，嗯……可能是的。”

当霍尔太太去收捡陌生人的餐具时，她对他的嘴一定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割伤而变形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而当她在屋里的时候，他那块包着脸孔下半部的丝巾从未拿开过，就这样把烟斗插到嘴里。这并不是

他健忘的原故。因为当烟草烧完的时候，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眼。他坐在角落里，背朝着窗帘。他吃饱喝足，全身暖和过来，现在说起话来就不像以前那样过分简短了。红红的炉火反射到他的大眼镜上，给它带来几分前所未有的生气。

客人在客厅里呆到下午4点，丝毫没有受到无故的打扰。大部分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似乎在愈来愈暗的光线里坐着，靠近炉火抽烟，也许在打瞌睡。

这时，天已经相当昏暗。霍尔太太鼓足勇气进屋，问她的客人是否要用茶，钟表匠泰迪·亨弗雷先生走进了酒吧间。

“你正好来了，泰迪先生，”她说，“如果你能看看客厅里的那只老钟就好了。钟还走，敲点也挺好挺响，就是时钟总是指在6点不动。”

她带着路，来到客厅门前，敲了敲门就进去了。

当她开门的时候，她看见客人坐的炉前的扶手椅里好像在打瞌睡，裹着绷带的脑袋垂在一边。客人张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嘴，这张难以置信的大嘴，把他整个下半部分脸孔吞吃掉了。

“先生，对不起，能让我找个人来修一下钟吗？”她说道。她刚刚从一时的错乱中恢复过来。

“修钟？”他捂着嘴说，睡意未消地环视一下，这才完全清醒过来，“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去拿灯。他站起来伸伸懒腰。灯来了，泰迪·亨弗雷先生进了屋，迎面碰见这个裹绷带的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不禁吃了一惊。”

“下午好。”陌生人说道，盯了他一眼。这一盯却使亨弗

雷先生对那副蓝眼镜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回忆说，他“活像一只龙虾。”

亨弗雷先生结束修理工作后，来到格利森街的拐角处，碰上了霍尔，就是最近同车马客栈的女主人结了婚的那个人。

“你好泰迪。”霍尔说着，一边赶着车过去。

“你家里来了一个古怪的家伙！”泰迪说。

霍尔友好地把车停下。“什么呀？”他问。

“一个看样子古里古怪的家伙正住在车马客栈。”泰迪说，“我的天哪！”

接着他把那位奇形怪状的客人对霍尔生动地描述了一番。亨弗雷说：“女人们那么轻信陌生的人。他已经占了你几间屋子，可是连个名字也不露，霍尔。”

“你可不要这样说。”霍尔说，“他是一个理解力迟钝的人。”

“没错。”泰迪说，“是按周计算的。无论如何，你不到一星期是不能把他撵走的。他明天有好多行李要来，他是这样说的。但愿箱里装的不是石头，霍尔。”

泰迪步履艰难地往前走去，心上却轻松了许多。

可是霍尔回家以后并没有“查看查看”，反而由于他在锡德桥耽搁那么长的时间，被他老婆痛骂了一通。霍尔先生挑畔地跑到客厅，挑剔地察看他老婆的家具，只是为了表明陌生人并不是那儿的主人。他还轻视地看了看陌生人留下的数学计算表。晚上临睡的时候，他关照霍尔太太：明天陌生人的行李来到时，要仔细检查一下。

“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去吧，”霍尔太太说，“我的事由我自己来办。”

她真想痛痛快快地骂霍尔几句，因为这个陌生人无疑是陌生人中最为古怪的，而她自己心里有数，对这号人他可没有把握。半夜里，她梦见无数像白萝卜一样的大脑袋，生在其长无比的脖子上，还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她身后追赶。她惊醒了。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女人，她克制住恐惧，翻了翻身，又睡着了。

一千零一个瓶子

第二天，陌生人的行李，通过雪水四溅的道路，运到了村里。这些行李的确很显眼，有两只大箱子，还有一箱书——又大又厚的书，其中有些只是看不懂的手抄本。还有十几个篓子、盒子和箱子，装着许多用草捆扎的东西，霍尔十分好奇地把草扯了一下，在他看来，像是玻璃瓶。陌生人用帽子、外衣、手套和晨衣裹着，不耐烦地出来接菲仑赛德的车。陌生人出来的时候，没有留神菲仑赛德的狗，它正在懒洋洋地嗅闻霍尔先生的腿。

“快来搬箱子，”陌生人说，“我等得够久的了。”他朝着车尾的方向，走下台阶，像是要动手拿那个小一点的篓子。

菲仑赛德的狗一见到他，就毛发倒竖地咆哮起来。当他急步走下台阶时，它突然地窜起来，朝他的手直扑过去。

“快把鞭子给我！”霍尔一面喊，一面向后跳开。他可不是对付狗的英雄。菲仑赛德大吼一声：“趴下！”接着就抓起他的鞭子。

他们看见狗的牙齿在陌生人手上滑过，正好咬上了陌

生人的小腿，只听到“嘶”的一声响，他的裤子扯破了。这时菲仑赛德的鞭梢已经抽到狗的身上，它沮丧地吠叫着，缩到货车车厢下面去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半分钟以内。大家都叫了起来。陌生人在他撕破了的手套和他的小腿上很快地扫了眼，似乎还想弯下腰去看看他的腿，但是他立刻转过身，奔上台阶，跑到客栈里去了。走进他的卧室。

“你这畜生，你！”菲仑赛德说着，爬下货车，手里拿着鞭子，他的狗蹲在车轮后面窥视着他。

霍尔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他被咬了，”霍尔说，“我还是去看看他好。”于是他就跟在陌生人后面。他在走廊里碰见霍尔太太。“运货人的狗把他给咬了。”他告诉她。

室内窗帘已经拉下，屋里十分阴暗。他一眼瞥见一个非常古怪的东西，活像一只没有手的胳膊，正朝他挥舞过来，此外还有一张白脸，上面有3个大大的模糊的斑点，像一朵浅色的3色紫罗兰。突然他当胸挨了狠狠的一拳，身子朝后猛退。那扇门就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并且上了锁。一切如此迅速，他实在来不及看清楚，什么东西在挥舞，就挨了一拳，以致被打了出来。他站在黑暗的楼梯口，十分纳闷，不知他刚才看到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几分钟以后，他回到客栈外面的人群那儿。

霍尔先生在台阶上呆瞪瞪地看着他们，听他们讲话。他感到在楼上看到怪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由于他所拥有的词汇实在太有限，以致几乎无法表达他在楼上获得的印象。

“他说他不要人帮忙，”霍尔回答他老婆的问话，“我们把行李搬进去吧。”

突然狗又吠叫起来。